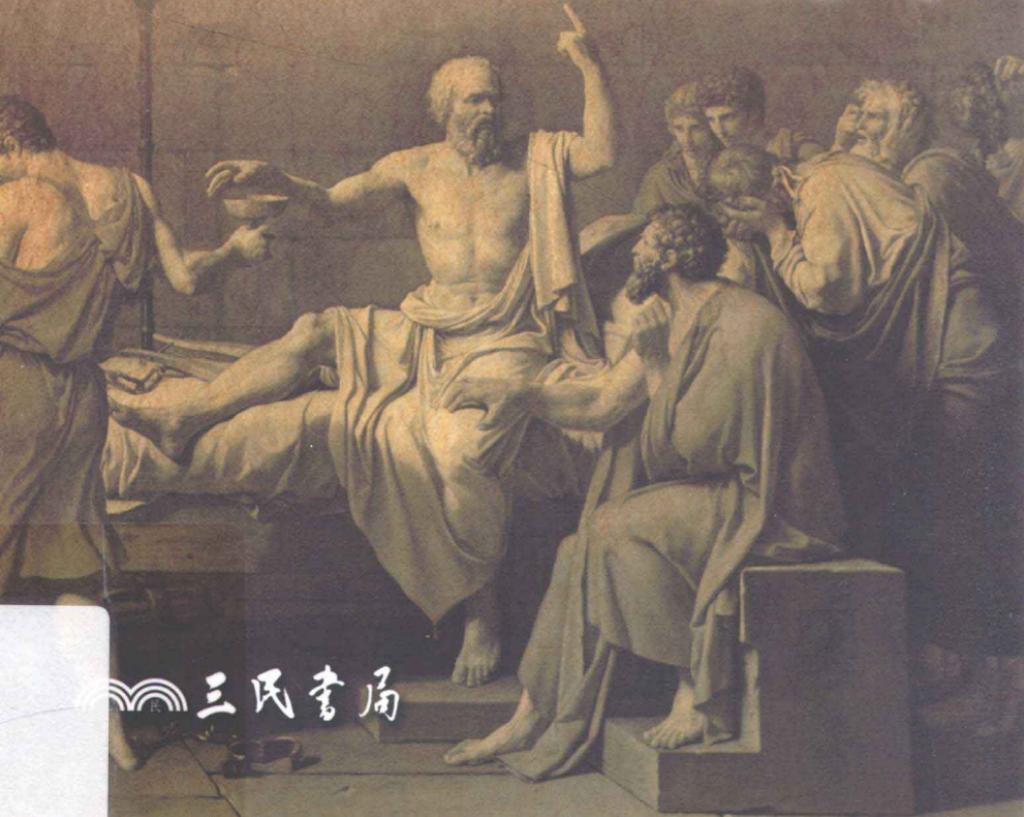


一必然之惡

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

王世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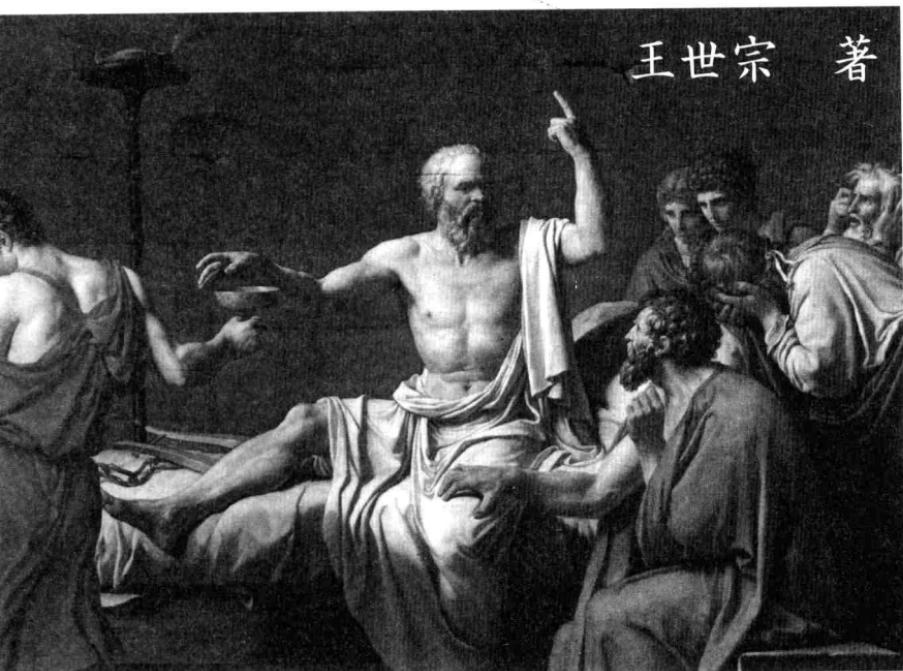


三民書局

一必然之惡

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

王世宗 著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 / 王世宗著. —初
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11
面；公分

ISBN 978-957-14-5533-4 (平裝)

1. 政治文化

570.16

100013244

◎ 必然之惡

——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

著作人 王世宗

責任編輯 白庭瑄

美術設計 李唯綸

發行人 劉振強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1年8月

編號 S 63033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533-4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獻 紿



所有為追尋生命意義而受苦的靈魂

自序

此書是拙著《真理論述——文明歷史的哲學啟示》的補篇，它以「反面的方式」論道，亦即藉由指陳人事的錯誤暗示天理正義，此法所以可行乃因人的惡意不論如何凌虐其良心終究無法將之消滅，故反省不僅是道德的企圖更是求知的作為，於是可知良心其實與良知無異，而上帝的另行啟示——俗謂奇蹟——根本不存，因它對人而言不是沒需要而是不必要。

「必要」即是「真的」，「不必要」即是「假的」，政治與其說是「必要之惡」，不如說是「必然之惡」，因為善為真而惡為偽，惡既是假的，故為不必要的，而且人絕非有賴政治方得以生存或悟道，雖然政治在世間幾乎無所不在，但它畢竟沒有必要性。「必然」來自「必要」而有所不及，這是層次高低的問題，就道德而論此理即是「善來自於真而不如真」，然由此推論「惡來自不真而不如不真」則是荒誕已極，蓋「惡來自不真」一說一時之間尚不可謂為誤謬，但「不如不真」之說立顯矛盾錯亂，因不真即是虛假，而虛假若非不存即為大壞，「比不上不存在者」是無意義的觀點，「比不上最壞者」是反邏輯的說法，如此，由「不如不真」一說之錯誤可推斷其前提「惡來自不真」一說亦為不實；其實是「惡來自善而不如善」，易言之「惡是善的不足」，惡不是獨立存在的領域，正如「不真」不是「真」之外的境界，「不善是為惡」而「不惡不堪稱善」，若知這個高下主從的義理，便知「必要」造成「必然」而「必然」是「不夠必要」，所謂「必要之惡」是人反省其行時的自解之詞，因為惡不可能為必要，

「必要之惡」的說法僅「適用」於現實人世而非物質宇宙或理想世界，故伸張此說乃是「以知恥為勇」的邪念呈現，而世人罕語及此則是根本無視道德的表現。論者可能堅稱，必要與必然固有其層次之別，但就人的立場或感受而言並無差異，此說的確不虛，然而事實不即是真相，將人的極限置為最高標準是自甘墮落的務實作法，這等於主張「做不到的」是「不必做的」，其結果不僅是「以成敗論英雄」的俗氣，而且是最高標準的一再降低，因為凡眼終究不是見賢思齊而是見異思遷。總之，人不以天自量，則必玩物喪志，超凡入聖不是自大，以平凡自得卻是逃命。

政治發生於一切的人際事務中，從個人而言政治是處世之舉，從人類而言政治是治世之道，然政治通常予人惡感，故一般所謂的政治其活動範圍似甚為有限，其實這是因人性本善但非完善，而政治是人性之惡的表現，於是政治行為處處皆在，但人之善性不欲加以認可，以致政治被認為官場所特有，而官場中的善行又被認為非政治，如此說來仁政竟不是政治（政治學並無仁政之說）。此情正如凡夫不知或不願承認行善必有其害（代價），故以為善舉是純粹的好事而惡行是純粹的壞事，殊不知所有的道德問題皆是一種難以抉擇的困境，而所有的善惡行為皆是天人交戰的產物，善行是去惡之舉，惡行是悖德之為，二者程度的差別決定一事之善惡。政治當然是道德問題，事實上政治是世上最充滿道德問題的事情，政治雖是必然之惡，但這不等於說為政必定作惡多於行善，對政治的厭惡若是一種經驗性感受，這是人的善性表現，但對政治懷有唾棄的成見，這是人的惡性作用，這有如深感人生為苦海者必為好人，但因此而企圖自殺者是不夠好的人。

真正的人必是一個個人而非團體，個人的自我發現與自我實踐必須體現「天生我材必有用」之義，亦即由天人之際的探索達成在世使命；政治為人際活動，政權所欲塑造者乃是「國人」而非個人，可見權力所以迷惑人心是因它隔絕天與人，得意忘形的可怕主要是自愚，其次才是欺人。社會性或許是人的本質，但政治性則不可稱作人的本性，因為人格不必是沈淪的，凡夫富有政治性格其實是因其人生缺乏偉大的追求所致，此即政治使人產生有為的理由並誤會生命的意義，這個「美麗的錯誤」使人間充滿墮落的活力，於此不信真理者以消遣鬼趣為樂，而求道者則以受苦受難淑世，表面上二者俱無對外的作用，其實個人的抉擇影響及於他人，即因自私是不盡可能的事所以能為害。

正如人生是為人的條件而非本質（好人皆曾活著而活人多非好人），政治終究是一種工具而非目的、過程而非目標，視政治為人生目的者必是投機的政客，投機是要弄手段的過程，也就是重視工具性價值的表現，可見以政治為人生目的的投機政客是迷惘的惡徒。政治既是工具性的事，政治與政策的同質性乃甚大，而人生也是工具性的存在，所以政治自然將人生萬事萬物盡皆納入而以政策處置之，於是人間可說是一個政治化的世界，有經濟則有經濟政策、有社會則有社會政策、有文化則有文化政策、有軍事則有軍事政策，政治成為世間最大的支配力不是因其合理而是因其不合理，誰教凡夫都不講理而「活在當下」。這即是說只要人不以惡為惡，惡勢力便是功業，凡人不愛政治的原因是其受制於人的痛苦，反之，君子不為政客所愛是因其不嫉妒當權者，漠視真理者不得怨天而只能尤人，然其憤世又是無理，因為所有的政治性災難都是人的自作自受。過

程雖無目標的崇高地位，但卻是達成目標所不可缺，政治雖乏目的性，卻是文明進化必需的手段，人生必然為苦，政治必然為惡，人生之苦常來自政治，然政治力量也可解人生之苦，其道不外是減少世間的政治或參政的人數，否則政治受人重視，其目的性價值大增，如此是非顛倒，後果豈能美好。

一則政治是人性之惡的表現，二則政治是人間最盛的勢力，這使政治成為世上最大的「污染源」，政治化的效果是「點石成金」的反義，而因政治不是外來或超越人而存在，故政治在污染一切人事時也自我污染——所以政治又是世上最大的「污染物」——這表示當人抱怨執政者敗壞時必忽視其自身也同樣具有腐化的本性，雖然此事也意謂所有人皆有善根。政治是權力競爭的遊戲，其所以為遊戲乃因目的只是「好玩」，這使權力競爭更為惡劣而無意義，故而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外交與軍事——二者俱可謂為「政治的延伸」——其鬥爭性質便特為強烈，而受政治污染的其他事務則淪入迷失的戰局中，當事者勇於進取卻不知所終，如社會的政治化是一個險惡狡詐的交際世界，經濟的政治化是一番為賺錢而生存的忙碌夢境，文化的政治化是一場士人求名忘我的無題會試，而政治本身則是一齣自娛娛人的壟斷性丑劇，因其為無聊故為有害，這個損人不利己的惡作劇不能自絕誠然是人類意外的無奈。

不論必要或必然，政治確是一個惡，一個人類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惡，為政最需良心而於此良心最受折磨，固然「從錯誤中學習」是人的原罪，但帶著此念做事卻是一種惡意，倘使「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為造就此大善而存心犯過則是惡劣至極，由此可知真正的秘密是公開之後仍秘密不減的道理，憑良心做事的人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因敢自命替天行道

即不敢自比上帝。

「世風日下」不是歷史的常態，但二百年來它與大眾化的趨勢一齊顯現，政治之為患亦隨民主風尚惡化，這無疑是文明末世之兆，生逢此時的不幸是受氣，然其大幸是進學，這意謂悲慘的結局使人傷心卻使人徹悟，「積非成是」令有識者受害卻也助其識見更長；本來「真」必致「善」而「善」必致「美」，「有知」即「有德」而「有德」為「可喜」，但凡人皆有原罪而人間為不完美的世界，「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它反而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定數，然而知命者必樂天，有智者不必幸福卻必不在乎幸福，故不能稱之以良緣好命。

作者印行此書雖有期望但無指望，世人以其希望展讀必有誤會之處，因為知識就是力量，然為求力量而讀書者不是真正的讀書人。「求道就是求知」，但「求知是為求道」而非「求知就是求道」，蓋真理在知識之上，「為人求知」固為錯誤，「為己求知」仍為不善，若真理不存則人不必求知，若真理確在則求知乃是責任，責任即是義務而義務即是天職，然若必以天職自勉才得盡責，這終竟是「以天欺人」的自我暗示。讀者，請自重！

王世宗

2011年7月 台北花園新城挹塵樓

必然之惡

目次

——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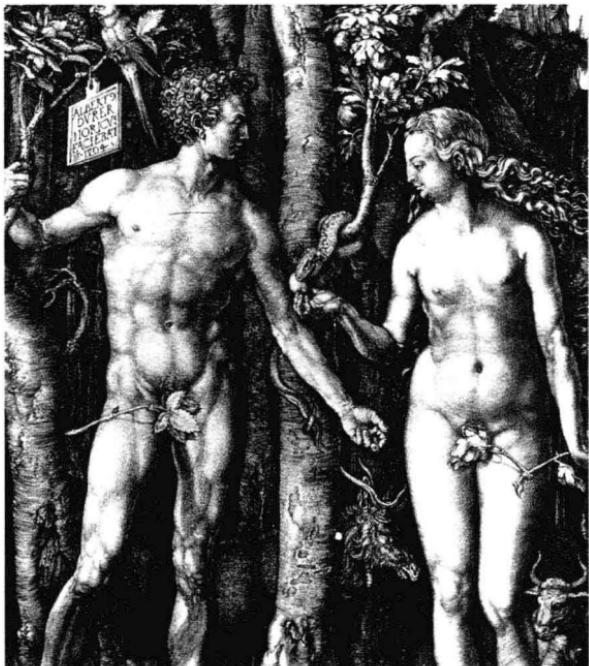
第一章	政治的本質	1
	第一節 政治的必然及其惡性	3
	第二節 國家觀念	18
	第三節 文明意義下的政治問題	24
第二章	權力意識	31
	第一節 權力與人欲	33
	第二節 權力與權威	46
	第三節 權力的價值及其極限	55
第三章	法律制度	61
	第一節 法律與政治的關係	63
	第二節 法律與道德	73
	第三節 法律的天職與原罪	78
第四章	社會與人倫	91
	第一節 社會存在的意義	93
	第二節 人際關係與社會現象	106
	第三節 社會責任的承擔	115

第五章 經濟與財政	121
第一節 財產與人生	123
第二節 經濟與政治	129
第三節 文明的物質觀	143
第六章 文化與傳統	153
第一節 政治的文化勢力	155
第二節 文化的政治任務	167
第三節 政教衝突的意義	177
第七章 軍事與戰爭	185
第一節 政治與暴力	187
第二節 動武的理由	194
第三節 戰爭的啟示	200
第八章 外交與世局	215
第一節 外交政策的性質	217
第二節 國際霸權與國際政府	225
第三節 世界大同政局的文明意義	230
第九章 政治理念的取向及其實踐	243
第一節 政治思想的顧慮	245
第二節 政治意識型態的得失	256
第三節 政治生命發展的困頓	266
第十章 政治歷史的啟示	273

附錄	一、英國佔埃及行動與「自由派帝國主義」的 出現，1880–82	293
	二、「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英國對埃及政策， 1893–94	351
選擇性書目	397	
索 引	407	

第一章

政治的本質



第一章 政治的本質

第一節 政治的必然及其惡性

人雖可群居亦可獨居，但即因此有意獨居者實無法逃脫社會群體而不受其干擾或束縛，蓋不唯群居者為世人之絕大多數，而且由其所造成的政權絕不容許任何置身於此國中者「逍遙法外」，故個人可能為「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 或為不問世事者，卻永不能為不受政治影響者——如此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乃以為「世上只有政治反對者而無反對政治者！」——「天高皇帝遠²」之說其實間接反映了此種無奈，「人是政治性動物³」之說則表示政治與社會如影隨形。沒有一個政權可能

1. ‘They that are discontented under *monarchy*, call it *tyranny*; and they that are displeased with *aristocracy*, call it *oligarchy*: so also, they which find themselves grieved under a *democracy*, call it *anarchy*, which signifies the want of government; and yet I think no man believes, that want of government, is any new kind of government.’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1651), pt. ii, ch. 19.

2. Cf. ‘The king reigns, and the people govern themselves.’ In an unsigned article attributed to Louis Adolphe Thiers, *Le National*, 20 Jan. 1830.

3.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Aristotle, *Politics*, I, ii, 1253a. 因人是政治性動物，故政治並非專業，而從政乃是本能，無庸為之準備 (‘*Politics* is perhaps the only profession for which no preparation is thought necessary.’ R. L. Stevenson, *Familiar Studies of Men and Books* (1882), ‘Yoshida-Torajiro’, p. 175. Cf. ‘No man undertakes a trade he has not learned, even the meanest, yet every one thinks himself sufficiently

建立於所有人民的同意之上（此為無政府主義的論據之一），現代的政治觀主張政府或國家乃是出於「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這顯為假設性說法而非事實陳述，其「革命性」意義是在反對「朕即國家」（‘I am the State.’ Attr. Louis XIV）的傳統專制，然在人性觀上此說並無新意，因它只不過以法律性語法表達「人是政治性動物」的本相，其旨仍是「爭權奪利」；可怪者社會契約的倡議者有主張人性為惡（e.g. Thomas Hobbes）亦有主張人性為善（e.g. John Locke），然若人性為惡則社會契約豈可能為善謀而改良人世，若人性為善則社會契約即為多餘而政治不消存在，若政治性格確是人的天性則社會契約實無出現的必要，因它反而是不自然的人為設計（否認政治來自人性的事實）⁴，有礙於政治的合理演進，可見社會契約論（政治的合

qualified for the hardest of all trades—that of government.’ Attributed to Socrates.);「政治家」(statesman) 或「政客」(politician) 均非政治專家，而是可敬或可鄙的從政者 (Cf. ‘A politician is a person with whose politics you don’t agree; if you agree with him he is a statesman.’ David Lloyd George.)，將政治視為專業實為無知，政治學者多非政治中人而政治領袖多無政治學「知識」——正如經濟學者多非富人而富人多無經濟學智慮（類似的道理是好老師不是出於「教育學」專業而是出於融會貫通的學問）——這同時顯示政治學與政治的荒謬。

4. 社會契約說的成立須先假設「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 的存在，這是政治出現之前 (pre-political) 的社會情境，此景確實存在於許多古代的傳說中，然實際上政治與社會共生而同在，社會契約論者且承認人有天生的政治性格，如此人豈可能有處在自然狀態中從長計議相約成立政府或國家的事，這也就是說人一出生就陷於政治世界中，這個無奈或錯誤是原罪的呈現，此為專注現實者所不能體會的天機。社會契約說所追究的「第一因」(The First Cause) 僅止於自然狀態，其誤不在於無法實證而在於「可以想像」，蓋真理具有超越性，它無法實證也

理化學說) 除了透露人的政治性本能外並無創見或深意 (事實上社會契約說的提出主要是為批評現狀而非樹立典範，現代社會學以共識說 (theory of consensus) 取代社會契約說，非因見識更高而是「不想談大道理」)。自十九世紀後期大眾社會 (mass society) 興起以來，人們最為關注的事除流行文化之外即為政治，這表示政治在宗教沒落之後已成為新信仰，政治意見乃是人生觀的表現，故凡人在力陳其政治主張時實與信徒傳教相似，皆有「自我說服」之作用⁵；政治可能激發狂熱實因政治為公眾事務，其公共性使人產生神聖感，政治激情即由此而生，這是一般人缺乏偉大追求的「移情」表現。簡單說，政治雖無普世性卻有普及性，因此不容忽視，但愈為民主化的國家愈多對政治冷漠的民眾，這是參政活動推廣之後人心厭倦與失望的結果 (民主政治的制度化運作型態使個人多有無可如何之感)，於是政治冷漠竟常被視為政治成熟的徵兆，這正是政治具普及性卻乏普世性所致的「有力無心」民情。相對於凡夫不瞭解政治卻好政治行動，偉人不論世局如何皆關心政治然非政治中人⁶，因其懷有「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淑世之心，卻（注定）不可能大材小用⁷，故其從政不可能順利或根本與仕途無緣（即便是

無法想像，卻是使一切得以導向至善的理路，社會契約說固有淑世之想，但竟接受「必要之惡」，可見其說違背真理。

5. ‘There is a holy mistaken zeal in politics as well as in religion. By persuading others, we convince ourselves.’ Junius, Letter to *Public Advertiser*, 19 December 1769.

6. 《莊子》〈讓王〉：「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

7. 《禮記》〈學記〉：「大德不官。」杜甫，〈古柏行〉：「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Cf. ‘Politics and the fate of mankind are shaped by men without ideals and without greatness. Men who have greatness